

## ※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專輯 III ※

# 歷史之幻與文字之真——折照晚清與晚明

熊秉真\*

### 一個晚近人文學上的新徘徊

以文學與世變為雙焦點，思考晚明與晚清之間的聯繫，是一個很有創意但實踐起來難度相當高的一個議題。我決定試用學科回顧的辦法，談談文學與歷史間，在晚清跟晚明這兩個時段的了解上可能有的關係，主要也是因為不完全明白目前任務的特性。世變中的文學世界，或者晚清跟晚明的文化景觀，實際上都是一個非常寬闊的題材，作為一個引言人，想設法拋出一些感懷或看法，引起真正的討論，望似輕鬆，實則不易。

回想晚近十五年來人文學的發展，跟過去三十年、五十年或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比較特別不一樣的地方（當我由一個學生到我現在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大家一定會發覺現今人文學所作的一些嘗試，本質上跟二十世紀最近十五年的社會文化經驗很有關係。也就是說，二次戰後的前四十年發展，在氣質上有若干獨特的轉變；原來的人文學有相當長的時間借助社會科學、計量學，或者客觀研究的理論，這個思考方式和求知風潮最近已在慢慢減低而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人文學的文史哲等學科，走向重視主觀情意表達和文藝理論擷取靈感，以求新的研究方法與思索概念，如大家所熟知的新文化研究（New Cultural Study）或者新文化史，只是這個潮流中間的一部分現象，熟悉的性別研究、認同研究等等都可以看出這些新的取向。這類新取向在文化思想的發展上來講，本身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新發展，因為它代表人群社會的意向從理性慢慢游移而走向了感性，或者說逐漸願意考慮除了客觀知識跟了解外，主觀的成分在文化發展上曾經有的力量。同時它還代表西方世

---

\*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界自啓蒙時代兩百年以來價值觀的一次深刻的反省。

這個東西在中國研究或中國文史上展現的一些感染或影響力量正逐漸擴散而爲人所意覺，當然它也引起很多的爭議與不安。爭議、不安或者興奮欲試同樣值得重視。譬如說從史學方面來講，這個新的轉折代表大家在晚明、晚清的領域中重新注意國族、認同、性別、階級、地域這些範疇或問題，它們除了是一個可認識的客觀事實（一般歷史上的發展）外，它還帶有相當高的「營造成分」，也就是社會主觀文化所造成的。在文學上，新趨向影響下開始重視文學作品中作者的主體性聲音，以及讀者自主性的閱讀。對文學作品漸有一個更靈活、寬泛而帶有參與性的了解。近來明清的歷史與文學研究不少，展現了這些新議題和新看法所引動的一些新挖掘和新探索。

## 史學之轉折與文學之新探

在這個過程中，原來就不分家的文史兩個領域，似乎又展現了另一個新階段的重逢（或者相互擦身而過？）。這一新奇面貌讓學歷史的人感覺到歷史的發展與史學的工作因有主觀成分而顯得既幻且真，歷史的資料、史學的寫作與思考，以及歷史事實的重建，莫不帶有相當的主體意識。而這層層堆塑，加重了大家對歷史之幻的猜疑。

另一方面，文學既然強調起它的主體性與自主性閱讀，反倒堅持起文字中找真情、敘述裏見實事的作爲。文字在此新解讀風潮下，不只是關乎一個擬想虛擬出來的世界，而是某種真情實意的展現。這中間值得思考的議題，除了這股潮流從何而來，可能有怎樣的引動力，又會帶我們走向哪些新的挑戰與陷阱之外，從學術史的發展上來看，它也代表了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時間，人文學的某種重新出發。因爲隱於此運動背後的，是整個知識界對近現代（Modernity）這個概念，包括近代的時間、近代特性這類東西開始發生相當深的好奇與疑惑。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西方自啓蒙時代以來，理性科學篤定信仰下第一次深層的動搖。這個動搖令人雀躍，也令人惶惑。因爲它在各學科、地方擴散開來之後，固然激起了對所謂近現代的起點、終點特性等本質性的反省，讓大家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整整一百多年來深信不移的知識、客觀科學，其明確性與可追求性醒了過來，看到一個游移不居的知識與世界。在這個游移與存在之間，確實展現了許多新鮮活潑議題跟文化底

層的顛覆，但這中間更展現了一些只有問題沒有解答方向或工作方針的「盲目的支解」。因為如果我們開始重視知識的主體性，將主觀意識與它的客觀氣質一併而論，或者甚至對主觀性、主體性的執著無條件地超過於而凌駕在客觀、理性的認知努力之上，這時候，也就代表歷史觀上所講時間之流，將突然賦予一種永遠後續性的時間、回顧式的眼光，某種超過當時與過去的權勢。雖然現代文化研究者均強調他們重視當時的文化景觀（contemporary context），但實際上研究者眼光上不斷地反覆折照，使我們想了解晚清、晚明之際，不但必持晚清的議題與角度來重看晚明的氣質，當我們目前一起想像晚清與晚明之時，實際上無法脫離用二十世紀末的立場再來透視晚清；從而經過多層折照（後現代、現代與近代）設法考慮晚明。這樣一再不斷地折照，也許就像光學裏說透過時光的流，一如透過無嗅無味而透明的水一般，水雖是無味而透明，但任何一支筷子放置中間，人已經不再能夠看穿直線或木質實體，只能看到一個有角度的折照。時間在現在強調主觀成分的學術思考中，反覆作用而折照，其效果與帶來的挑戰當然不只一端，應該也帶來一些警訊。二十世紀末的眼光與興趣不但凌駕過去，獨佔文壇變成了一個不可泯滅的因素。贊成新人文研究者本希望藉著新潮流讓大家意覺到自己的主觀因素。因為十九、二十世紀百多年來的學術思潮、政治文化，都曾在完全篤定而不自覺的情況下，堅持絕對的客觀跟理性，斬釘截鐵地說找到了歷史或文學上所謂當時真實記錄或文字工夫，而無關於某種手法、眼光、說法，也不在於某種特定的應用或者塑造的成果。

### 走到對面去了的文史研究

這類發展是否可能有過激或過度的傾向，使對歷史之幻之質疑不斷引導史學工作走向空虛之幻境，使得各種從事專史鑽研的人，譬如說經濟史、社會史、政治史、外交史、思想史的人會希望，歷史發展或史學主觀性的探討，應含帶部分能力，激發興趣展現歷史發展，除了實體現象、客觀成分、理性內容外，是不是也會因為現在對於心態跟文化走向的加強探索而不被空洞化或者空虛化，反倒增加些微觀（micro-analysis）與深刻化、細微化的特質。相對地，文學方面，如果過度堅持真實性、主體性、自主性的挖掘，也可能忽略文字本身營造想像之本質，即傳統文學史或文學批評者所重視的文字的工夫，它的紀錄性與載運性被目前大家有興趣的主體意識與客觀理性之辨所掩沒。我們固不應也不願完全忽略過去十五年人文學

上新的徘徊、新思索之豐富生機，卻仍可考慮，若文史間要維持一個理論議題往下討論與相互作用的路，那麼以新潮流衝擊下晚清晚明的歷史，以及晚清跟晚明的文學為例，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新思潮下，將如何維繫一種互動、互勉、相互提醒、彼此澆灌的人文生命。這將如何進行，值得大家進一步討論。但今時此地要比往前文史工作者在各自領域，分別找尋自己的理性客觀知識之時，相互的對照了解較前更加殷切而不可或缺。因為目前強調歷史之幻的史學研究更加需要徵引了解文學世界，而強調作者自主聲音與讀者主體性閱讀的文學批評已經不能不認真了解晚清與晚明的時代與文字之真實。不斷的互通如何進行，可透過相互閱讀、熟悉彼此材料，或共同進行一些討論活動（譬如說今天的交集），不斷搭建起一座人與人的橋樑，而藉著一座人情的橋（human bridge），引渡那抽象的認知和學科的相互瞭解與賞識，使下一代的文化與歷史領域，是此遭遇之結晶。今天何嘗不是因有此人橋，使我可以坐在這裏，跟大家一起大發議論。希望這類橋樑不但迂迴多見，載運更多人從橋上往來過去，深化對晚清晚明文學、歷史雙方面的熟識。也許在這中間，可以順帶對世變與文學有一些領悟，今天不能完全解決的晚明跟晚清的激變或固守，在新的史學跟文學的研究下，自有若干目前未及的新景況與新遭遇。

若我們一塊臆想，由「本我」走向了「超我」以後的文學與歷史，各自將走下一段如何蜿蜒的路。兩位恍有隔世之感的主角，還有沒有牽絆下去的後緣？就晚明、晚清而言，當思考者走過世紀末的異樣，重新立上世紀初的清新，故往無由之樂觀使我想像，發現了主體性與真實的文學營造，與學得了撲朔性之歷史虛擬，或將如經過「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之洗鍊後的禪機，再相遭遇，亦未嘗不可增添上「又是山水」的謙抑或素樸。

### 時間之流——晚清與晚明之呼應

在文學史或文學批評上，最近中西文學界對晚明婦女文學的挖掘、對晚清至當代情慾論述的討論，可以當作一個很好的例證。一方面，在明清女性相關作品（包括婦女自著自述、男女合著共作，以及男性擬女聲，助女性之著作）中，尋訪婦女的主體性聲音，變成了一個新鮮的嘗試。另一方面，由此女性自身書寫或他述性文字的考訂中，又有論者有興趣於將之與當時真實的婦女生活相連，以敘說為經驗之投射，以故事為事件之反映或擬寫。如此的假設和作為，令人心動，對終日案牘勞

形，與充棟之社會、物質與日常生活史料為伍的人而言，卻可能像一種致命的誘惑。道理無他，文字之運用與事件之發展，在當時和後世的瞭解中，都有若干基本的差別，擬真、近真，就像仿古、近古，與真、古終屬二事。即使有蕭翁之雋語在前（「文學中除了人名、地名、時間都是真的；歷史呢？除了前三者，都是假的！」），後殖民、後現代的同工異曲之解構性呼應在後。文史不分家，並不應建立在率爾過河、孟浪行事，與不顧一切的混淆本事之上。

在史學工作上，以晚清近代之國族與認同關懷，上溯晚明顧、黃一代「民族大義」之雛形，是另一個眼前的例證。近來史學界在西風又漸的潮流下，不但歡喜說認同與國族本屬營造，連帶地「漢虜」、「家國」、「君臣」、「士庶」莫不是浮游之辭彙。終而言之，今已有歷史家願擲地一聲，嘆言書生（不論是今、古）言論之下，可能並無任何具體事實可究（Is there a reality out there?）。界域、身分、種族、群體全是子虛烏有。如此之激昂，是否逐將一切人文學均化為相對的社會語意學之末流，即收拾停當？再推下來，不但歷史與虛擬實境間之差異被架空，連文史哲所求之學，所求之知，都可能因對表徵化之展演，而成了築自身之虛空於他人之無知上。知識世界之追求，無論是否為無涯之危徑，終難靠消弭學科書齋之存在、消滅心耕筆耘之人口、削弱典籍卡片之志氣而完成。

## 文史相映：中國與中國之外

晚明與晚清文史研究的下一步成長，在許多方面其實繫於該領域的「本我」與「他我」之間不斷地往來與睿智交織。這包括文史學科與其他學科的持續相互澆灌，明清與其他時段「中國經驗」的彼此深交，以及中國時空之外所知所學的成果相融，大家一定有興趣多做發揮。

文史之外，晚明、晚清而晚近熱門議論，如性別、族群、身體、文化、真幻建構，最常涉及的一個知識領域，是生物醫學。這包括明、清中國世界中的生物醫學理解，以及籠罩於物質浪漫和科學主義裏的全球「現代文明」。承受文化解構與主體意識說洗禮後的文學批評，與經過文字虛脫和理論幻化了的史學領域，在晚明與晚清的新研究議題中，目前還沒有銜接上明清生物醫學論述的認識論，也尚未顯現在當時「科技」概念檢視上，婦女文學、族群認同，會有如何一番交相說明的作用。在這方面，二十世紀中國史與近代比較文學，剛開始有些小小的嘗試，依議期

望，明清蓬勃發展中的醫療史研究，將與其情慾論述、國族認同之抽絲剝繭醞釀雙方更上層樓的契機。

在這樣交叉型思考中，我們很可以發現，除了學科間的互通音訊，領會各自的議論，熟讀彼此的素料外；時至今日，對人文學者而言，穿越時空之互隔，也愈來愈將神奇變為一種通常，甚至某種必須。對晚明、晚清的解意，若要煥發新媚，引人沈思，則對此前魏晉唐宋，乃至近現代的洶湧詭譎，都不能全不措意。

尤其，中國文史變化之軌跡，再不可自外於其他人群之文史經驗與關懷。臺灣學界與文化界的五十年紅塵翻滾與自我不安，可有的益處之一，是部分掙脫對中國（或漢民族、華人）歷史文化之我執與沈溺，更輕快而寬闊地吸幾口域外異文化、異樣歷史的空氣。最近余國藩先生《重讀石頭記》（*Rereading the Stone*）與王德威先生晚清小說史之新作，都展現了這諸般中外、古今與多學科神遇之欣喜。在他們的成果中，我想沒有人會質疑明清史學工作者挖掘成果對深度文學解讀的必要性。未來的明清史學生當然也不會忽略像這般豐盛的精神饗宴，及其後更須舒活筋骨、動手動腳、動情動思找材料，迎接新題的挑戰。

編者按：本文為 1999 年 5 月 14 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晚明與晚清  
文化景觀再探：歷史現實與文學想像」討論會引言稿。